

# 中国香文化

· 典藏版 ·

傅京亮 · 著



齊魯書社

典藏版

# 中国香文化

傅京亮。著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香文化：典藏版 / 傅京亮著. -- 济南：齐鲁书社，2018.10

ISBN 978-7-5333-4027-8

I. ①中… II. ①傅… III. ①香料—文化—中国  
IV. ①TQ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3663号

## 中国香文化 (典藏版)

ZHONGGUO XIANG WENHUA DIANCANGBAN

傅京亮 著

---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48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4027-8
定 价	78.00 元

---

## 再版序言

10年之前，《中国香文化》在齐鲁书社的大力支持下问世了。在当时资料匮乏、无先例可循的现实情况下，本书比较详尽地梳理出了我国香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本书从香文化的发展史入手，寻觅支撑其不断延续的理论体系，以及香药、香具、诗词文章等香文化的基本内容，开启了我国香文化系统研究的历程。

香，在童年时，就进入了笔者的视野。那些经常到笔者老家的乡村古宅做客的老先生们，无论是聊天、品茗、读书，还是写写画画，总是有一炉香放在周边的香几或书案上，家中卧室里飘渺的香烟也始终不断。这一现象给当时并不知其用途，还在孩提时期的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不明其理，却不自觉地开始了认真的模仿，进而开始对那些能产生香气的草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顽皮的童年也做过许多的荒唐事。如在烧柴做饭时大量焚烧、糟蹋名贵香药，把黑黑的小块沉香当棋子送给小朋友，因此，也曾受过许多次至今记忆犹新的惩罚，但也由此获得了多位老先生从国学开蒙到香药知识以及传统经典的教授。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经典不再学习，老人们相继离世，家中许多香药耗尽，用香这一习惯也渐渐淡出了生活。但那好似时代穿越的童年生活，是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也是受益一生的重要资源。



笔者对传统文化和香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童年时期先辈们播撒在心底的传统文化的种子经常出现发芽前的萌动，由此，工作之余，笔者开始了对传统经典的温习。尤其难得的是，当时的工作单位聚集了多位喜欢传统文化的前辈，给了笔者许多鼓励和支持。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学习只能在夜深人静后偷偷地进行，否则可能招致大祸临头。当时的工作也与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笔者提供了继续学习和格物致知的机会。笔者在学习中更是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核心所在，坚定了为民族文化复兴奋斗一生的信心，对文化复兴的期盼之情也渐次加深。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从“物极必反，极则生变”的自然规律中，笔者突然感觉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时日渐至，或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开始。如何使中华文化落地成为文化中国，这才是文化复兴的意义所在。

中华文化在宋代达到巅峰之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这是一个物极必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特别是进入明代以后，各种八股体系的出现逐步为国人带上了禁锢创造思维的枷锁，文化逐步变成表面娴雅光鲜，实则徒具其形的僵尸。没落的文化形式虽已经被时代无情地打碎，但数千年的根基犹存，只要雨露充沛的春天到来，在天地的运变中，必将产生既合于时代，又血脉相连的新体系。从此，为传统文化的再生，笔者开始了坚持不懈的探索。

如何让文化在新的复兴时期落地，回归到国人的生活中，实现文化中国之大美？文化的复兴绝不应该是简单的经典学习、吟诵和训诂，落地的载体在哪里？这使笔者走进了对文化思考的暗箱。思考过开办教育，思考过对中医、武学的传承，思考过许多选项。把香作为最终的选择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终极追求和思维特质是什么的思考。考古工作中，对我国至少有6500年用

香历史的发现和“香火永续，万古流芳”的寄语，使笔者似乎看到虽已历经五千年以上岁月，但精神矍铄的“香君”，正在穿越历史的层层纱幔向新时代走来。

但是，在研究和检索香学发展脉络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包括《汉后宫和香方》及《和香方》等重要的香学著作大部分已经不见踪影。如何探知几千年来香学的发展脉络，只能从零开始。由此，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香学研究艰难之路。在研究我国先人们数千年来喜香、和香、用香及香具、香药发展的过程中，笔者愈加感受到香对中国文化的生成发展、对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特质形成的重要意义。因而对香的研究不能仅限于香品方面，必须从文化的深度入手，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由此，笔者在2003年正式建立我国第一个香文化研究的专业网站“中国香文化网”。在该网站上，笔者正式提出了香文化概念及研究框架，并公布了部分研究成果，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笔者随后将部分初步研究成果编辑而成《中国香文化》一书。这本著作的撰写，不是就香品或某一种香药而论香，也不是从晚于香文化诞生许久的宗教及祭祀用香而论香，而是从文化的高度、从人类性命需求、从致中和、从人天整体观的角度来审视国人对香的理解与追求，从道德的高度来理解流传了数千年的和香之真、善、美，从中华文明发展需求的角度提出香文化在当代复兴的重大意义。

为了做好中国香文化全面而真实的研究，在1996年建立的和香实验基地以及2001年重组山东慧通香业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笔者相继建立了北京慧通香文化发展研究院，海南香药种植科研、教学基地，基本形成了融香药种植、香文化研究、教学、科研、香品研发为一体的完整体系。对于本书所列举的汉代以来传承的绝大部分香品，笔者都进行了多层面的实验验证，由于篇幅过大，相关研究成果将留待后书奉献于大家。



虽然本书出版后受到了文化界和香学界的众多好评,8次再版仍供不应求,但认真审视书稿,尚有许多疏漏和不足,由于本人学识粗浅,对香文化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虽尽心修订,难免挂一漏万,理解有误。谨供香文化爱好者参考,并与大德高贤交流共勉。

书稿本次修订,承蒙曹夕多博士精心勘校,在此一并感谢!

傅京亮

丁酉年二月于听月轩

## 序 言

### 一

一个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是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因适应地理环境、确保生存质量而形成的生活习惯深刻影响的，是整体生活长期积淀的结晶。因此，每个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现象及思维特质、不同的生活追求。这种追求既有阶段性的，亦有终极的。中华民族根本的、整体的追求是什么？是什么让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续不断？实际正是“香火永续”“万古流芳”这一民族终极追求。

香在国人的生活中不仅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更有着几乎与民族从诞生到发展一路相伴的数千年历史。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有一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被忽视了，这就是“香文化”。

许多学者提出 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时代，我们国家也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我们能否全面地、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去把握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广、数量之众，堪称空前。但是，对数千年来始终与国人同行的



香文化的研究罕见踪影。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香在人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后来又大多出现于祭祀与宗教领域。于是，许多人一提到香首先就想到祭祀，想到迷信。这使研究者望而生畏，或是认为香文化不足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它，冷落了它，任其自行发展，背道而去，才使它日益沦为迷信之物而流布于世。

事实上，历史上的香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正视它，研究它，引导它，还其原貌，并以此增进对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理解。

## 二

香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

中国的香，历史悠久，远到与中华文明同源。近可溯及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的鎏金银竹节熏炉，战国时期的鸟擎铜博山炉；远可达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祭礼，再远则有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的陶熏炉，还有六千多年前城头山遗址的祭坛及更早的史前遗址燎祭遗存。

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雨。它邀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又是礼的表述；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又是祛疫辟秽、安神正魄的良药。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僧道大德也竞皆用香、爱香、惜香。两千多年来，中国上层社会也始终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

炉热情暖，轻烟翠雾之中，不知引发了多少灵感，增添了多少热情，平息了多少怒火，带去了多少祝福，催生了多少雄才大略、翰墨文章……它启迪英才大德的智慧，濡养仁人志士的身心，对中国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孕育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与促进。它是中华文化无形的脉，无形的力量。香，物虽微而位贵，乃传统文化的和脉之品。

香与传统文化的诸多部类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医师、文人、名僧、高道等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对香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广涉香药（芳香药材，近

似现在的“香料”)、香方、制香、用香等多个方面。如葛洪、范晔、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专书即范晔编撰的《和香方》。

约从东汉后期开始,香便已成为各类典籍中的常见主题,包括医学书、地理(植物)书、史书、文学作品(诗辞歌赋、志怪小说等)、类书、佛道典籍等,如《异物志》《西京杂记》《抱朴子》《博物志》《肘后备急方》《名医别录》《齐民要术》《通典》《千金方》《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很多著名典籍都有关于香或香药的内容。

### 三

古代文献对先秦用香的记载大都与祭祀有关,许多人也以为中国的香起源于祭祀。其实,古代的用香一直有两条并行的线: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并且都可以追溯到上古乃至远古时期。

早期的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燃香蒿、燔烧柴木、烧燎祭品及供香酒、供谷物等祭法。如甲骨文记载了殷商时期“手执燃木”的“柴(柴)”祭;《诗经·生民》记述周人的祖先在祭祀中使用香蒿(“萧”);《尚书·舜典》记述舜封禅泰山,行燔柴之祭。从考古发掘来看,燔烧物品的“燎祭”很早就已出现,可见于距今6000年的湖南城头山遗址及上海崧泽遗址的祭坛。距今4000—5000年间,燎祭的使用已十分普遍。

生活用香的历史也同样悠久,4000—5000年前已经出现了作为生活用品的陶熏炉。如辽河流域发现了5000年前的陶熏炉炉盖(红山文化),黄河流域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竹节纹灰陶熏炉(良渚文化)。它们的样式与后世的熏炉一致而区别于祭祀用的鼎彝礼器,并且造型美观,堪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奢侈品”。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祭祀用香与生活用香就已出现,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早期文明的灿烂光辉。



先秦时期，熏香风气（生活用香）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另有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等用法广泛流行。战国时已有了制作精良的熏炉“博山炉”，其中，有雕饰精美的铜炉，也有工艺精良的早期瓷炉。进入西汉之后，生活用香又有跃进性的发展，自此一路成长，两千多年来长盛不衰。汉武帝前期（约公元前120年），熏香及熏炉已在南北各地的王公贵族中广泛流行；到东汉前期，所用香药的种类已相当丰富，有沉香、青木香、苏合香、鸡舌香，等等；魏晋时期，用香风气扩展到文人阶层；北宋时期已是“巷陌飘香”，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元明清时期，生活用香也得到了全面保持并有稳步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的香文化是肇始于远古，萌发于先秦，初成于秦汉，成长于六朝，完备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广行于明清。

古代的香以芳香药材为主料，讲究配方，有多种养生功能。既用于祭祀，敬奉天地、日月、先祖、神明；也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功用甚广，包括室内熏香、熏衣熏被、祛秽致洁、养生疗疾，等等。客厅、卧室、书房等室内场所，朝堂、府衙等政务场所，茶坊酒肆等公共场所都常设炉熏香。实际上，早在唐宋时期，香就已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读书办公有香，参禅论道有香，吟诗作赋、抚琴品茗有香，天子升殿、府衙升堂有香，宴客会友有香，婚礼寿宴有香……

对文人士大夫来说，香更是生活中的必有之物，许多人不仅焚香、用香，还广罗香药、香方，亲手制香，并从各个方面来研究香。例如，苏洵即有描写制香的诗：“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一丝吐出青烟细，半炷烧成玉箸粗……轩窗几席随宜用，不待高擎鹤尾炉。”（《香》）此诗也是关于线香制作的较早记录。苏轼曾专门和制了一种“印香”（以调配的香粉框范成连笔的篆字形图案）送给苏辙作寿礼，并赠诗《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槃为寿》，诗文亦多写香。黄庭坚也常自制熏香，还曾以

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苏轼和之：“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

生活用香一直是推动香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西汉的跃进到两宋的鼎盛，明清的广行，皆如此。可以说，熏香在西汉兴起之时即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祛秽养生的方法。在“巷陌飘香”的宋代，香也有浓厚的世俗生活色彩，其极端代表即南宋杭州的酒楼上有备着香炉的“香婆”随时为客人供香。

香炉及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药的使用很可能也是源于生活（包括医疗）用香。较早的香炉可溯至西汉及战国时期的熏炉，其前身并非商周祭祀用的鼎彝礼器，而是4000—5000年前作为生活用品出现的陶熏炉，是沿生活用香的线索发展而来，即“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熏炉（生活用香）—先秦及西汉的熏炉（生活用香）—魏晋后的熏炉（生活用香兼祭祀用香）”。公元前120年前后，熏香在西汉王族阶层已流行开来，至少一百多年之后，才有汉晋道教、佛教兴起并倡导用香，属于生活用香的熏炉（包括博山炉）和香药才逐步扩展到祭祀领域。汉代的祭祀用香与先秦相似，主要表现为燃香蒿、燔柴等祭法，生活用香则使用熏炉及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药。魏晋之后，祭祀用香也开始使用熏炉和沉香等香药。

#### 四

人类对香气的喜好，乃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犹如蝶之恋花、木之向阳。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须从“性”“命”两方面入手才能合和性、命，达到养生、养性的目的。而香气不仅芬芳怡人，还能祛秽致洁、安和身心、调和情志，有养生、养性之功，可以说，“香气养性”正是中国香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重要特色，与儒家“养性”论有密切的关系。如《荀子·礼论》曰：“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



性命相和得养生、性命相和得长生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中国的香文化是养性的文化，也是养生的文化，对于主张修身养性、明理见性的中国文化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香文化的形成与繁盛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香气养性”的观念贯穿于香文化的各个方面。就用香而言，不仅用其芳香，更用其养生、养性之功，从而大大拓展了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引导了生活用香，使品香、用香从享受芬芳进而发展到富有诗意、禅意与灵性。就制香而言，则是遵循法度，讲究选药、制作、配方，从而与中医、道家的养生及炼丹术、佛医等有了密切的关系，并很早就将香视为养生养性之“药”，形成了“香药同源”的传统。如范晔《和香方·序》云：“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宋书·范晔传》）

所以，古人使用的香也是内涵丰厚的妙物。它是芳香的，有椒兰芬苒，沉檀脑麝。它又是具有审美的，讲究典雅、蕴藉、意境，有“伴月香”，有“香令人幽”，有“香之恬雅者、香之温润者、香之高尚者”，其香品、香具、用香、咏香也多姿多彩、情趣盎然。它还是“究心”的，能养护身心，开启性灵；在用香、品香上也讲究心性的领悟，没有拘泥于香气和香具，所以也有了杜甫的“心清闻妙香”，苏轼的“鼻观先参”，黄庭坚的“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的诗句。它切近心性之时，也切近了日常生活，切近了普通百姓。虽贵为天香，却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的专有之物。

可以说，中国的香文化能早期兴起、长期兴盛、广行于“三教九流”，都大大得益于“香气养性”的观念。兴起于西汉的香虽属生活用香，却也并非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其发展速度之快、使用地域之广，与“养性”学说在当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荀子·正论》所言“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天子也以香草养生，“侧载翠芷以养鼻”盖可作为西汉王族熏香的注释。

正是香气养性的观念塑造、推动了西汉的生活用香，推动了香炉与香药的使用，铸就了中国香文化的基石，也赋之以长久的生机并预示了它辉煌的前景。

## 五

古人也留有大量咏香或涉香的诗文，亦多名家佳作，可谓笔下博山常暖，心中香火不衰，千年走来，正是中国香文化的壮观写照：

《尚书·君陈》：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诗经·生民》：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史记·礼书》：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

《汉书·龚胜传》：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

汉诗：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徐淑：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

曹植：御巾裹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

傅玄：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

范晔：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

谢惠连：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

江淹：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

萧统：畔松柏之火，焚兰麝之芳。荧荧内曜，芬芬外扬。

杜甫：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杜甫：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

李白：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生玉佩。

白居易：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

李商隐：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李璟：夜寒不去寝难成，炉香烟冷自亭亭。



李煜：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晏殊：翠叶藏莺，珠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

欧阳修：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

曾巩：沉烟细细临黄卷，凝在香炉最上头。

晏几道：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

苏轼：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

辛弃疾：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廊，月在回廊。

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陆游：一寸丹心幸无愧，庭空月白夜烧香。

蒋捷：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马致远：花满阶，酒满壶；风满帘，香满炉。

文徵明：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

徐渭：午坐焚香枉连岁，香烟妙赏始今朝。

纳兰性德：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

曹雪芹：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席佩兰：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

## 六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也进入了较为艰难的时期。持续的动荡极大地影响了香药贸易、香品制作及国人熏香的情致。曾长期支持、推动香文化发展的文人阶层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有日常用香的习惯。

化学合成香料与工业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挤、改变了中国的香，其用料、配方与品质都大为下降。大多数的香不再使用天然香料（古代的“香药”），而是“合成香料与可燃材料的混合”，这不仅不能养生，反而可能有害于身心。

时至今日，已很少见到遵循古法的传统香。近世之人也大都将焚香、敬香当作一种形式，只是烧香、看香，而不再品香、赏香。

于是，早已融入了书斋琴房的香也渐行渐远，失去了美化生活、陶冶性情的内涵，而是主要作为祭祀的仪式保留在庙宇神坛之中。人们渐渐不再知道古代的香曾是一种妙物，不再知道古代的中国人曾经很喜欢香，也不再知道古人为什么会喜欢香。

香文化今日之气象固然使人心生忧虑，但令人振奋的是，走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人们正开始以更加清澈的目光审视传统文化的是非功过，对其精华报以更加睿智的热爱与珍惜，更有众多知香、乐香的人，兴味于传统文化的人们共同关心着它的发展。涉过千年之河的香文化，也必能跨越波折，再次焕发蓬勃的生机。

尘埃落处，月明风清；洗尽铅华，再起天香。

## 七

甲骨文的“香”字，形如“容器中盛禾黍”，指的是五谷之香。篆文变作从黍从甘，隶书又省略写作香。如《诗经·生民》：“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东汉之后，也用来指香药（香料），如苏合香、鸡舌香；或香药制作的熏香，如烧香、和香、印香、线香。

对于“香文化”，大致可有这样的描述：中国的香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围绕香品（熏香等香料制品）的制作与使用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民族传统、美学观念、思维模式与世界观之独特性的一系列物品、技术、方法、习惯、制度与观念。香文化渗透于各个方面，对它的研究也需从多方入手，至少应涉及：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香药的种类、特点、炮制，香品的种类、制作、使用、鉴别，香具的种类、特点、制作，关于香的故事（典故），关于香的文学艺术作品，香文化的中外交流，香文



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如文学、宗教、医疗养生），等等。

笔者学浅识微，借此书抛砖引玉。若能使读者对香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兴趣，则余之幸事。

此书的问世得到了齐鲁书社及各方人士的热诚支持与帮助。陈擎光《历代香具概说》、陈庆鸿《大明宣德炉总论》、刘良佑《香学会典》及其他同仁的诸多文论提供了卓有价值的参考与启发，并有少兰亭先生修订了部分文章。心香飘千里，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一炷烟分今古，群香缥缈入天。

谨以此书向智慧的先贤致敬，为我们的民族祈福。

傅京亮

二〇〇六年五月于听月轩